

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

钱理群 ■ 著

压在心上的坟

■ DANG DAI ZHU MING PI PING JIA SUI BI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

压在心上的坟

钱理群

钱理群/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	庄学君	
封面设计	邹小工	刘 民
技术设计	何 华	
责任校对	伍登富	

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

压在心上的坟

钱理群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9.75 插页 4 字数 180 千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3725-2/I·551 印数: 1-8000

定价: 13.00 元

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 精神资源（代序）

又是一个新春的早晨。

我在读《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上的王晓明和他的学生的一组文章。单是那些题目：《值得承担的艰难》、《将屈辱化为精神资源》，就让我怦然心跳。近年来一直苦苦追寻的问题，被南方的朋友一语点破。

是的，身处在世纪末的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份“浸透了血和泪”的世纪遗产。承担这旷世灾难的，不仅是我们的国家、民族，更是每一个具体的家庭，每一个个体生命。回顾这一世纪，首先不应忘记的，正是这些具体的、个人的、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尽管有人不断地对我们说，要算“大帐”：只要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了，一切个人、家

庭的苦难都微不足道。我却无法对这样的高论（高人）产生最起码的信任：我确实不会“算”把人的生命视为“微不足道”这样的“大帐”，我更不知道离开了具体的个人、家庭的苦难，怎样去“算”民族、国家的苦难；我因此而看透了这些高人、高论不过是要掩饰（回避）这“世纪苦难”背后的历史的血腥，却要作出一副“大度”的姿态——正是这种“姿态”，让人觉得可疑，并且浑身不舒服。我大概先天地缺乏这样的高人大度，这些年一直“念念不忘”我们钱氏家族一个世纪经历了两次生离死别，“生不团圆，死各一方”的大悲剧，“时时记起”我个人被歧视、流放，以至“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的历史；而且我要坦白地公开承认，正是这样的已经化为血肉的（个人与家庭的）“苦难体验与记忆”，成为我观察（理解）本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以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基础。

而且在我的“苦难记忆”中，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地压在心上，像一座座的“坟”。“悔恨”之蛇就这样无时不刻咬嚼着我的灵魂，只有在倾述于笔端的那一刻，才稍得舒缓。近20年来，我从不放下手中的笔，不敢有一日的松懈，其实并非勤奋，实在是出于这内心的驱动。而且现在还看不出心灵的风暴已经平息、可以住笔自慰的任何征兆——我大概就要这样无休止地自我惩罚，“写”下去的罢。



但我又确实感到孤独，连同我的“悔恨”也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这些年，甚至“悔恨”的前提：“苦难”是否存在，也都成了问题。不知是从哪里吹来的一股风，人们（其中有不少是我的同代人）对50~7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兴趣，制造了关于那些年代的种种“神话”。于是，所有的“苦难记忆”，仿佛一夜之间，全都消失殆尽，好像从来就没有过：“书读得越多越蠢”的蒙昧；在父子、母女、夫妻、朋友……之间制造“阶级斗争”，强迫“划清界限”的残酷；压制人的基本欲望到不近情理地步的荒唐；否认文化，对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实行强制性劳动改造的反动……等等极左的错误，只剩下一个无限光明、无限美好、无限纯洁……的道德理想王国。我们确实知道，中国人本是阿Q的子孙，没有记性，十分健忘；却万万没有料到，会遗忘得如此迅速与彻底。鲁迅当年曾怒斥那些“聪明的士大夫”，说他们“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如今聪明的文人固不少见，更有这些“从血泊中寻出美好来”的人士（其中不乏知识分子），——真不知该如何称呼他们！我又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自己明知道是奴隶，……而‘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我不想否认自己曾经是奴隶，而且至今也没有完全从奴隶状态中彻底摆脱出来（这正是我最感痛心的）；但我万幸自己还不至于成为“奴才”，因为至少还“知耻”，还懂得“悔恨”。在一定的意义

上可以说，对从那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说来，现在首先需要的是划清“奴隶”与“奴才”的界限，并进而彻底“走出奴隶状态”；而“知耻”、懂得“悔恨”正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但我们又确实不能止于此。如果只是一味沉湎于、以至于咀嚼（欣赏）一己的痛苦，那又会是一个新的悲剧的开始。也就是说，在承受了情感的巨大冲击之后，还需要进入冷静的、理性的、无情的自剖。毫无疑问，我们是那个时代错误的受害者，这是必须首先肯定的，不容有任何含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经说过，“那是一段我们永远忘不了的，我们谁也负不了责任的历史”，绝不能用“人人有责”来为应该负责者开脱，这是一个大前提。但有人却因此以“受害者”自居，拒绝反省自己在历史错误中所扮演的真实角色，进而制造关于自我的种种神话，那也是可笑又可悲的。中国人除了“健忘”之外，还有个“不认帐”的恶习。鲁迅曾说人们要“抹杀旧帐”，方法既迅速又简便：生一场病，开一次会，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作一首诗，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如果这样变法，还觉得麻烦，那就白一白眼，反问道：‘这是我的帐？’如果还嫌麻烦，那就眼也不白，问也不问，而现在所流行的却大抵是或者后一法”。这是真的，谁也不提“当年事”，不揭过去的“疮疤”，自我与历史的丑恶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被掩盖得干干净净。可怕的是，掩盖之下，旧习不改，在另一个历史条件下，又





老病复发，（今日到处可见的，不正是如此？）最后旧帐、新帐一起算，那就悔之不及了。这就是说，可以不认帐，帐却是客观存在，自己写下的历史最终是改动不了的。在我看来，与其掩饰，不如正视；趁此机会，痛痛快快、彻彻底底地重新“认识你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什么思想（文化）根基上，使自己既被迫屈从、又主动迎合于极左的统治；既是这种统治（专政）的对象，又成为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基础？……应该承认，这样的自剖是痛苦与艰难的，极左统治的力量在于它的蛊惑人心、自欺欺人的种种伪饰，非得有非同一般的决心与勇气，才能剥落出掩藏在服饰、皮肤下的赤裸裸的自我与血淋淋的真实。但也唯有经历了这样的切肤之痛，才能真正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使自己获得某一程度的清醒（对历史、社会，对他人与自身）。

对于一个个体生命，对以往的苦难，既知道了悔恨，又有了这几分清醒，大概也就够了。人不能无止境的沉浸于痛苦的回忆中，还得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就不能让充满血泪的“过去”捆住了手脚。但对于一个人文学者，对于一个作家，也即扮演了某一社会角色的个体，他的思虑应该更为深广：既要从个体的苦难体验与记忆出发，又不能止于此，还要经历思想的飞跃与升华，才能超越于一己的经验局限，达到更为普遍性的认识，使苦难真正转化为一种精神资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反思”的意义。我曾用诗人穆旦的概念：“丰富的痛苦”，作为我的一本反思性的著作的书名。一位朋友善意地提醒我：你以“丰富”来修饰“痛苦”，会不会导致



对“痛苦”的美化，制造出又一个新的“神话”呢？应该说，这一提醒是及时并且深刻的；我在前文中，一再强调，不能沉醉、咀嚼痛苦，就是看到了我们在从苦难中挖掘精神资源时，确实存在着可能（自然不是必然）将苦难（痛苦）美化的“陷阱”。——顺便说及一点：“美化苦难”本身即是本世纪风行一时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需要进行认真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苦难（痛苦）”并不能直接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它是“智慧”的伴随物，至多说是蕴涵着可能引发出智慧的因子，却不是智慧本身，因此，它需要“发掘”、“转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需要“反思”，其所能达到的“丰富”程度，取决于是否具有“反思”的精神、内在要求，以及是否具有足够的思想力与想象力。而尤其重要的，又是是否具有强大的批判精神与力量。在我看来，批判精神的匮乏，正是许多朋友们所说的当今“人文精神失落”的重要表征；也是一个世纪我们个人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在精神（思想文化）上的收获甚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我们曾有过所谓“付学费”的说法；现在的问题是，付出了“学费”（甚至是相当沉重的学费），是否真的接受了教训，从此变得聪明起来。如果不是这样，一切依然故我，甚至将历史的错误当做神明重新供奉起来，那又将会引出怎样的后果呢？……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1997年2月7—13日陆续写成

目 录

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代序）	（ 1 ）
-------------------------	-------

第 一 辑 我 的 悔 恨

哦，你是我的父亲	（ 3 ）
这也是一种坚忍与伟大	（ 9 ）
无以表达的悔恨	（ 13 ）
我还感觉得到他的手温	（ 19 ）
永远压在心上的坟	（ 24 ）

第二辑 我的自剖

我与鲁迅·····	(31)
有缺憾的价值·····	(51)
生命的郁热与沉静·····	(65)
我们这一代人·····	(79)
反省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	(86)
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	(101)
我的那间小屋·····	(108)
真的人和真的杂文·····	(113)

第三辑 我的反思

反思三题·····	(125)
由历史引出的隐忧·····	(135)
世纪之梦·····	(142)
妄说“读书”的口号·····	(151)
书《妄说“读书”的口号》后·····	(154)
青春是可怕的·····	(158)
启蒙者的两难选择·····	(162)
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	(167)
“帮忙”、“帮闲”的陷阱·····	(185)
读文有感·····	(189)



乡之子的漂泊与困守·····	(202)
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访谈录·····	(208)
自说自话：我的选择·····	(218)
“挣扎”的意义 ·····	(224)
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	(242)
鲁迅《野草》里的哲学·····	(276)
后 记·····	(300)

第一輯
我的悔恨



哦，你是我的父亲

这一两年，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每一篇都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

最应该偿还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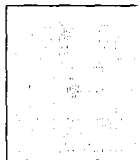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祭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

的你，却无法想象，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元，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口气……

这唯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



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间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家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却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妈”——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14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14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学习、品德兼优”的模范学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正告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